



人鱼
林仁余

城市的眼睛

午后阳光下，老树非常闲静，像是永远会立在那里，时间静止。我们当然都知道，时间不会静止。



“城市的眼睛”过去的展出作品之一：国家体育馆。

不在了。乌敏岛的老村长也已经作古。有些画面里的地方或许还在，例如联邦弯的一家组屋楼下杂货店，外面摆着一个大玻璃瓶装饼干，老店主喂着三四岁小男孩吃饭的情景也一去不复返——小男孩现在已是中学男生了。当时有个19岁女生拍下金炎路南侨中学旧校园外的大门石柱子上，上面有“南侨中学”四个大字，这石柱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？旧国会大厦当时刚空置，还没有现在的艺术之家，照片中的

旧国会大厦铁门紧闭，门前马路上有只小猫大刺刺地躺着睡觉。

时间如果再推后，说10年后拿起这本影像纪录，或许里面拍下的丹戎巴葛火车站、结霜桥旧货市场、乌敏岛上的几间仅存的甘榜屋，还有其他的一些，也都成为过去。

当时发起“城市的眼睛”是因为受槟城朋友的影响。1999年的最后一天，他们在槟城搞了“世纪末恋念槟城”。那之前，槟城取消了房租管制条例（Rent Control Act），很多旧租户必须搬迁，旧屋重新发展，短短几年市区建筑景观急速改变，有些人觉得“槟城在世纪末将会是怎么的风采、画面呢？而我们将留住多少风景、画面，让下个世纪的槟城人仍然有机会欣赏呢？”于是有了这个“世纪末槟城24小时影像纪录”。阵痛式的急速变化，让他们警觉如果不捕捉眼前，大家本来熟悉的画面会永远遗失。80年代我们的城市也经历类似的阵痛，现在变化已成常规，大家已经很习惯今年这个不在，明年那个也消失了，反而少了一种要留下纪录的迫切。

看着“城市的眼睛”今年展出的作品，我站在那张实里达军营旧屋的照片前，摄影者把旧屋处理成背景，主角是屋前一棵老树，占据整个画面。午后阳光下，老树非常闲静，像是永远会立在那里，时间静止。我们当然都知道，时间不会静止。

我在旧院里读韩素音好几本自传体小说，常常想起六十年代下午茶座的昙花风采，很秀丽，很冷峭。

——董桥